

记者管见

# 云上贡嘎，冰心海螺

■汪西

无限接近一座雪峰，是儿时就有的渴盼。

但当你真正站在一座接天连地的雪峰面前，才会发现，它的姿态和高度，都和此刻的你有着遥远的距离。这距离好像隔着时空，隔着人生，隔着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不只属于人类的情感。这时你会明白，脚步能到达目光可仰望的地方，都不叫远方，海拔数字能说明的，也远不是山的真正高度。

到海螺沟工作之前，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雪山，是在稻城亚丁。那是刚开春时节，我和好友说嘎、邓珠、土登、志勇五人相约去亚丁转神山。去前我还有些犹豫，只觉得自己在山里长大，平时出差下乡都是和大山打交道，哪还费钱费神去转山？

土登去过亚丁，他说：去吧，去了你才会知道啥叫神山。

我说：好吧，看看风景也不错。

过了香格里拉镇，汽车刚转过一个状若伏虎的小山口，一座高耸的雪峰突兀的出现了，像一幅巨大的油画悬于天地间，从积雪的山顶到冷杉掩映的山脚，无遮无拦，直面人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亚丁三怙主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仙乃日雪峰。

顷刻间，感动、惊诧、亲切、敬畏交织的情绪包围了我。这情绪激烈而复杂，仿佛不是出自内心，而是一直潜藏在空气里，一经触碰，便瞬时引爆。要不是碍于人多，我一定会就此长伏不起，用身体贴着冰冷的地面，用祖辈惯常的方式，诠释此刻的自己。

从那时开始，雪山于我便有了风景之上的另一种意义。2008年8月，我调贡嘎山东坡的海螺沟景区工作，把另一个阶段的生命和雪山拴在了一起。

贡嘎山是四川最高的山峰，在藏传佛教神山中排位第4，海拔7556米，而且，它还在以每年7.8毫米的速度长高。与主峰水平距离29公里处，是海拔不足1000米的大渡河谷，相对高差达6000余米，造就了世界最高的山体，远超珠穆朗玛峰。用海螺沟景区管理局长谭智泉的话来说：如果说珠峰是站在桌上的矮个子，贡嘎山就是站在地上的高个子。

相对高差加上丰沛的地形雨，使海螺沟地区拥有了从亚热带到极寒带7个气候和生物带谱，可谓“一日越四季，半

里不同天”。雪峰下的冰瀑，高逾2000米，宽约1400米，是全世界同纬度最大的冰瀑。而静卧于山谷里的源自贡嘎主峰的海螺沟1号冰川，是贡嘎山区67条冰川里规模最大的，长13000余米，冰川舌直插海拔2900米的原始森林，成就了“世界上离大城市最近的现代海洋性冰川”。

据原甘孜州副州长胡斌先生考证，贡嘎山地区的“世界之最”，多达90余条，上述种种，均在其中。

而我在海螺沟第一次邂逅贡嘎神山，那些“之最”都无从可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远处似乎不愿鹤立鸡群的雪峰，把身姿藏了一半在云里，另一半和身旁的子峰连成一片，并无特别。仿佛为了配合雪峰的刻意低调，山腰泻下的冰瀑，也把冰雪的波澜，凝固成了一幅静默的画。填满山谷的冰川河，表面覆盖着一片黑乎乎的乱石泥沙，若无旁人指点，绝难想象那万年坚冰就静卧于沙石之下，用奔腾的姿态，锁住了本属于它自己的壮烈时空。

我没有初到亚丁时的惊愕与震撼，更甭说伏虎的冲动。听朋友介绍，亚丁三怙主雪山前，常有游客跪地痛哭，不为别的，就为眼睛看到的一切。而海螺沟的贡嘎山前，没有这样的场景。至少我没看见。游客对海螺沟也有不少差评，尤其天公不作美的时候，雪山躲进云雾，冰瀑若隐若现，冰川埋在地下，更是看什么都不得劲，还道海螺沟的旅游宣传都是假的。好在有“天然氧吧”之称的游步道和山野林间的温泉还能弥补一些缺憾。

初来乍到，我对贡嘎山的失望，刚过一个月，就被彻底扭转了。那次我陪朋友进海螺沟，到了索道下站，四周全是浓浓的雾气。我心想：完了，这次又什么都看不见了！

由于朋友们多数是第一次来，就此回头说不过去，只得带着郁闷的心情陪他们上缆车。缆车运行约十分钟后，居然像飞机穿过云层般钻出了浓雾。那一刻，脚下是升腾翻滚的云雾，周围是温暖流淌的阳光，蓬松卷曲的云朵散布在群峰围成的栅栏边沿，让出一大片蓝天给白得耀眼的贡嘎主峰。抬眼望去，在群峰和云朵的衬托下，坐佛状的主峰禅意深沉，安详中透着一股不容揣度的清高。连着冰瀑的冰川上铺着雪，雪面上零星散布着许多映着天空的冰川湖。

朋友们争相把手机、相机伸出缆车小窗拍照，似乎无须构图对焦，只要按

快门，撞入镜头的都是好景。正当此时，有人一声惊叫：看啦，佛光！

缆车下的雾气和阳光折射出一个红黄相间的绰约的光圈，而我们乘坐的缆箱的影子，就在光圈正中。这“佛光”圈住的缆箱之影，伴随着我们一同上行，直至没有云雾的高处。

我又被第一次看见仙乃日神山时的那种感觉紧紧裹住，不由冒出来一句：真想哭。

旁边一位朋友搭话：我已经哭了！出于职业本能，我的同事，此行的导游开始了她的工作：你们真是有佛缘之人呢，贡嘎神山把所有的美都展现给你们了，连我都是第一次看那么全呢！我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但我知道如果天气不好，她还有另一套说辞安慰客人。

一位女作家在第二次到海螺沟之后，发了这么一条微信：面对神奇的大自然，如果第一次你哭了，第二次继续哭吧。否则脸皮就厚了。

我猜她也算导游所讲的有佛缘之人，因为两次来，贡嘎山都给了她哭的理由。

她的另一条微信是关于海螺沟冰川的：海拔最低的冰川，沧桑，冷酷，泥沙俱下，石头的面貌……另一种帅气，另一种温柔。冰的心，你爱它，它就晶莹剔透。

敏锐的感知，让她结识了真正的海螺沟冰川。其实在堆积的泥沙之下，冰川体洁如玉，厚度从几米到几十米再到一两百米不等。如果敢于涉险下到冰川上，在冰川运动拱起的冰塔和冰川暗河冲出的冰窟前，你就会看见冰川穿越时空、见证洪荒的“另一种帅气，另一种温柔”。海螺沟冰川的心，不管你爱不爱，都晶莹剔透。

由于以贡嘎山为主峰的横断山脉阻断了从东南方向西进的暖湿气流，在东坡的海螺沟区域形成了特殊的小气候，贡嘎山主峰的天气，常常以雨雾为主，严格意义上的晴天，一年不超过65天。这也是海螺沟旅游的美中不足。

源于此，海螺沟景区一帮人一直在寻找一个更高的观景点，试图穿透阴霾云层，给游客带来更多的晴天，让他们有机会从云上观赏贡嘎山以及周边的奇幻景致。近几年，景区管理局局长谭智泉两次带队考察，最后确定在贡嘎主峰正对面鹏程山上约4300米高的地方，再建一个观景点，当然，前提是架设一条长4千余米的高空索道。遗憾的是，这两次

带着探险性质的考察，我都因事没能参加。他们拍回来的资料里，高耸于连绵云海中的浴着朝阳的主峰，让我感触良多——山一直就在那里，你在云下时，他在云间，你到云上时，他在天边。

两次历时数天的考察都遇到大雪，中途撤回不少身体较差的人，谭局长都坚持到了最后。第一次考察，一位当地马夫因促发疾病命断高山。第二次，谭局长高山反应昏迷，差点没醒过来。好在随队带着西洋参、肌酐、氧气等急救药物，让同事们给抢救了过来。

后来听他讲那次经历，仍让人心有余悸：耳边有同事在不停呼唤，声音像来自遥远的地方，想回应却无力张嘴，好像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朦朦胧胧意识到：死神来了！后来被灌了药以后，那声音才慢慢变得清晰，张嘴答应那一刻，一下感觉到了身体的沉重与酸麻。这才确定自己死不了！

他还说：从鹏程山看那些从前从没见过的大美风景，深深体会到了人类的卑微与渺小。那一刻，心底还真不惧怕死亡。如果必须死，作为海螺沟“沟长”，死在云层上的贡嘎山前，不失为一件快事。

架设索道的前期工作需国家林业部和建设部审批，道路虽然漫长而艰难，但在各方支持下，还是在一步步向前推进。今年5月法国和德国的索道专家受邀前来实地勘查，我主动申请带队上去。恰逢《贡嘎山》杂志的美女编辑拥措也正催我完成一篇关于海螺沟的文字，我想如从鹏程山下来后动笔，一定能写得更好。但因之前半个月连降大雪，山道被积雪所封，未能成行，勘察工作不得不延后。遗憾之余，我暗自许了个愿：在索道架设好、大量游人上去之前，一定要用双腿走上观拜云上的贡嘎。如果能哭一场，排解排解心中平日积聚的郁气，那是最好不过。

我的好友，记者唐曾这样评价康巴人：一群有少年情怀的人。尽管这个评价包含的不仅是褒扬，但我却十分认同，并由此联想到贡嘎山和海螺沟。我觉得，它们也和康巴人有着相通的情怀。

从正能量的角度，少年情怀的关键词应该是：生长、健康、单纯、向善、直率、俊美、洒脱等等。此时此刻，我想再加两个词，不管是否与前面那些词词性相容，我都一定要加上。这两个词就是“云上”和“冰心”，不为别的，只为我所爱的贡嘎山和海螺沟。

生活在康定

# 在康定的冬天里

■潘敏

康定的冬天呼啦啦地就来了，八月份的蝉鸣，九月份的墨绿，十月份的红黄，这些热闹的色彩和喧嚣，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仿佛在一夜之间被吸走了一样。远处的天，是灰蓝色的，只有东边，云层深处的那一片过分闪亮，是因为太阳被深深隐藏在后面。远处的山，是青色的，没有了植被的覆盖，露出一个一个骨感的脊梁；近处，还有那些满目的空枝丫，有稀稀拉拉的焦黄叶子还顽强不息的立在上面。远处的窗外，偶尔会有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是阳光空洞的照在这片土地上，空气中会有些雪片晶莹剔透，闪闪烁烁，还没来得及及累积，就凭空消失。

这样的天气，似乎正在酝酿一场大雪。我们都在巴巴的等……空气干燥而又刺激，大人小孩都坐不住了，走到哪儿都听得到“夸夸夸”的咳嗽声。每天走到街上的时候，像裸着两条腿似的，走在风里。每一个毛孔在出门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这个冬天深深的寒意，向下收紧，埋起来。耳朵仿佛随时有被冻掉的危险，这个时候，真想像熊似的找个深山老林躲起来冬眠。

一回家，我们就打开电炉取暖，电炉的威力不大，只有方圆二十厘米以内的距离才感觉得到它的温度，我们每人占据一个地盘，熊着腰缩成一团抱在上面烤，几乎寸步不离。烤火的感觉真舒服啊，暖暖的，绵绵的，一股一股睡意交错在火炉边的空气里，真想就这样一动不动的永远待着。

但是，在“昏昏”的冬季早晨，我们还是得准备出门了。我先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再将一再抗议的牛宝（我的女儿）也裹得密不透风，我们像两只长了贼溜溜眼睛的皮球一样，艰难地从门口一只一只挤出去。牛宝走到院子里，拉下头我给她围在嘴上的围巾，仰着脸，看到了天空中稀稀拉拉的小雪片，肉嘟嘟的小嘴里很快就“哇”了出来，伴随着无比的惊喜：“真正的冬天来了哦”，她兀自地点着头，语气听起来老道又中肯，很像我妈平常的口气，像是在对一个从来不知道冬天的人，慎重的强调冬天来了这件事。我们在出门的那一刻，瞬间就远离了温暖柔软的好时光，僵硬地扎进坚硬冰冷的空气里，针芒似的东西，很快开始与身体每一寸裸露在外的皮肤产生硬碰硬的较量。

在有小雪花飘着的早上，一路上都会伴随着牛宝的各种开心和好奇，即使只有星星点点的雪花。一会儿“雪掉到我眼睛了，杂个办？”一会儿，“好想吃一口雪哦”，一会儿“你看，这儿的雪都堆成这样了”。我瞄过去一看，只是路边的细缝有恰好有一小撮雪还没来得及化。在她的眼里，如此众多的雪已经足够让她觉得密密麻麻了，似乎都可以堆出一个雪人儿，或者打一场雪仗。

康定的每一个冬天，都是这样，来得猛烈又迅速，容不得有半点过渡。似乎昨天还能看到满大街白花花的大腿，今天就都裹上了厚厚的秋裤，然后天气开始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甚至都还没有到，一九二九都还没有开始数，寒天岁月也还没有正式拉开序幕，街上就开始有铜油卖了，看上去都像那么坚挺光亮，躺在冰窟窿似的康定里，永远都没有化掉的意思。然后就这样，康定毫无预警地进入了漫无边际的冬季。

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最为顽强的小孩子们。在偶尔没有大人的空间，他们几乎都很自由散漫，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也没有戴着围巾，只是穿着棉棉乎乎得，流着黄黄的鼻涕，小脸蛋冻得红红得像快要流出血来的样子，但仍旧忘我的玩耍。虽然这会他们都被困在了学校，但总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出没在街道上。

我穿过新市后街，远远地就看到了一个走在街边的小姑娘，齐耳短发不服贴的到处吱拉着，模样很可爱。她在走，还在说，自己跟自己，很高兴的样子。她的整个世界都在她的光溜溜的手上，那有一支小小的棒棒糖。她看到了我，在我或是她手上的糖。我跟她擦身而过，她瞄了我一眼，迅速而不屑的。那个小小的身体充满了警觉，隐形的小钢钉从身体上悉悉簌簌树了起来。在到达安全距离后，那些想要保护自己的刺，融化成温热的毛皮，轻轻落在她灵巧的小身体上，她像小猫一样轻盈离去。

还有老人们，他们在过去的日子的时候，早已学会了从容不迫的去面对剩下的日子。他们起床，喝过热热的茶，拿着一张硬纸壳出门。然后就晒着太阳的踪迹，一路撵过去，阳光就像他们最亲爱的羊皮褂褂一样，覆盖在身上，从日出一直到日落，这时他们才支

撑着站起来，顺手捡起在屁股下待了一整天的硬纸壳，跟同伴们道别。

有的老人，只能守着垃圾桶旁边的太阳，他们左右顾盼，一整天都在垃圾里流连忘返，赤手拉拉着那些被别人视为废物的垃圾，他们将它们挨个儿检出、分类，塑料瓶、易拉罐、废纸，一件一件被他们视为宝贝似的，堆放得整整齐齐，整理得干干净净。通常这些老人们都是形单影只的，因为竞争激烈，对手强大，他们每天都只有坚守好自己的阵地。老人的外衣已经很破了，腰间系着一根细绳，以此来拉拢没有纽扣的外衣。他拖着比昨天更加衰老的身体站在瑟瑟寒风中，撕手上的布条，想要捆住装好废品的垃圾口袋，神情那么专注。虽然这样卑微的生活着，青春也已经不在了，但还是可以坦荡荡。老人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个逐渐老去的身躯，陪着自己，未来的时光，也不知道还能剩下多少。老人守在这里，等候漫漫的冬季慢慢地过去。

有一段岁月里，康定城的冬天依旧那么寒冷、肃飒。那些矮塌塌的木板房子，一幢挨着一幢，由近处的平地一直延续到一些高高的山坡上。房顶上的瓦片层层叠叠。化雪的日子，雪水牵着线，沿着瓦片的纹路滴滴嗒嗒。第一场雪还没有化完，寂静的夜空，又召唤来了第二场雪。那样深透的漆黑，看不到一颗星星，浓重而稠密，天空像胀满了种子的果实一样，突然就炸裂开来，雪花开始漫天飞舞，它早已不受母体的控制，不顾一切纷纷坠向这个寒冷的世界。

晨起后，窗外的天空与大地已经连成一片，白茫茫。世界本该这样不真实，再将一再抗议的牛宝（我的女儿）也裹得密不透风，我们像两只长了贼溜溜眼睛的皮球一样，艰难地从门口一只一只挤出去。牛宝走到院子里，拉下头我给她围在嘴上的围巾，仰着脸，看到了天空中稀稀拉拉的小雪片，肉嘟嘟的小嘴里很快就“哇”了出来，伴随着无比的惊喜：“真正的冬天来了哦”，她兀自地点着头，语气听起来老道又中肯，很像我妈平常的口气，像是在对一个从来不知道冬天的人，慎重的强调冬天来了这件事。

我们在出门的那一刻，瞬间就远离了温暖柔软的好时光，僵硬地扎进坚硬冰冷的空气里，针芒似的东西，很快开始与身体每一寸裸露在外的皮肤产生硬碰硬的较量。

在有小雪花飘着的早上，一路上都会伴随着牛宝的各种开心和好奇，即使只有星星点点的雪花。一会儿“雪掉到我眼睛了，杂个办？”一会儿，“好想吃一口雪哦”，一会儿“你看，这儿的雪都堆成这样了”。我瞄过去一看，只是路边的细缝有恰好有一小撮雪还没来得及化。在她的眼里，如此众多的雪已经足够让她觉得密密麻麻了，似乎都可以堆出一个雪人儿，或者打一场雪仗。

康定的每一个冬天，都是这样，来得猛烈又迅速，容不得有半点过渡。似乎昨天还能看到满大街白花花的大腿，今天就都裹上了厚厚的秋裤，然后天气开始越来越冷，越来越冷。甚至都还没有到，一九二九都还没有开始数，寒天岁月也还没有正式拉开序幕，街上就开始有铜油卖了，看上去都像那么坚挺光亮，躺在冰窟窿似的康定里，永远都没有化掉的意思。然后就这样，康定毫无预警地进入了漫无边际的冬季。

在这个寒冷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最为顽强的小孩子们。在偶尔没有大人的空间，他们几乎都很自由散漫，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也没有戴着围巾，只是穿着棉棉乎乎得，流着黄黄的鼻涕，小脸蛋冻得红红得像快要流出血来的样子，但仍旧忘我的玩耍。虽然这会他们都被困在了学校，但总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出没在街道上。

我穿过新市后街，远远地就看到了一个走在街边的小姑娘，齐耳短发不服贴的到处吱拉着，模样很可爱。她在走，还在说，自己跟自己，很高兴的样子。她的整个世界都在她的光溜溜的手上，那有一支小小的棒棒糖。她看到了我，在我或是她手上的糖。我跟她擦身而过，她瞄了我一眼，迅速而不屑的。那个小小的身体充满了警觉，隐形的小钢钉从身体上悉悉簌簌树了起来。在到达安全距离后，那些想要保护自己的刺，融化成温热的毛皮，轻轻落在她灵巧的小身体上，她像小猫一样轻盈离去。

寒灯旧事

# 怀念我的哥哥

■余敬才

清明节，是一个思念亲人的日子。生活，抹不掉记忆，岁月，不能让人忘记逝去的亲人。

我深深怀念我的哥哥！如父般的兄长。哥哥年长我近两岁，哥哥离开我们已经14年了。14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正在家里做晚饭时接到了我嫂子的电话，告诉我哥哥因病去世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时，仿佛被雷击了似的，大脑一片空白，任凭眼泪流满脸颊。第二天一早乘上去哥哥居住地的车时，我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小时候，我们居住在这个四面环山的高原小城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家家都是靠烧柴薪来做饭和取暖。那时候家里很穷，在8—9岁时就要跟比我们大的孩子们一起去山上砍柴，记得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去山上砍柴，我在砍柴时一不小心砍到了自己的手上，伤口很深，鲜血直冒，我是又痛又吓的哇哇大哭了起来，这时哥哥来到我身边，握着我手腕看了看伤口，对我说：哭啥子哦，这点点伤算啥子嘛，不要紧，他边说边叫我自己对着伤口冲撒了一泡尿，接着他又把我们衣服的兜翻出来在兜底的线缝里抓一些布绒绒放在伤口上，随即用一根布条把我的伤口包扎了起来。包好后他对我说，没事了，不痛了吧？说来也怪，先痛得钻心的伤口经他这么一处理我还真不觉得有好痛了！那时候，我们经常半夜2—3点钟起床，踩着月光出发到10公里外的山上去捡菌子，趁着星光拉着架架车到20公里外去砍柴，冬天在雪花飞舞中就着山上冰冷的泉水吃那已经冻成冰的冷饭团，春秋天天在灿烂阳光下采摘那黄的红的酸的甜的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野生果实，毫不客气的领略品

尝大自然对高原的特殊恩赐，围着熊熊的大火烤着湿透的衣服，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我们过得是那么的快乐！在艰苦贫穷的日子里，我们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朝气蓬勃！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看着别人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不眨眼睛时，哥哥对我说的一句话“想要吗？想要，就发狠挣钱自己买啊！”这句话我一直没忘，因为哥哥的这句话，让我从小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得到，就必须付出，懂得了人不劳动就没有收获，不付出就没有回报。哥哥平时里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但他说过的话却总是给我启迪和警示。

我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是和哥哥形影不离的一起长大的。就在这些平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对我的影响极其深刻，让我受益匪浅。就这样，我在哥哥的熏陶和庇护下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得是我14岁的那年，哥哥随他姐姐去了西藏拉萨，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开，我像丢了魂一样，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经常出差错，那段时间没少挨我妈妈的骂，至少是过了几个多月的时间我才慢慢习惯了下來。

后来我们都长大参加了工作，哥哥一直在西藏工作，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那是我们兄弟最快乐的日子。那年母亲被自行车碰撞导致小腿骨折，哥哥知道后，立即从千里之外赶到家中，毫无怨言地照顾了母亲6个月。哥哥就是这样一个人，对老人那是只有一个“孝”字，无论什么条件怎么辛苦怎么委屈他都从来没有过一个不字。对老人的尽孝，对子女的尽责，我的哥哥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孝敬父母，对家庭极其负责，对生活积极乐观的好榜样。

我至亲至爱的哥哥，愿你在天国一切安好。



春色。

# 雪花

第 2234 期

康巴诗刊

# 我打成都走过

■汤云明

跟着南征的蜀汉大军来到国都  
繁华的大都市 满街的高楼大厦  
我愿意安心地做一个天府工匠  
在岷江 沱江边上建个小家  
远离天下纷争 是非曲直

读着唐诗宋词的精彩来到成都  
穿越在千百年前的街巷 庭院  
才与杜甫 李白 王勃 岑参对饮

又见柳永 满心欢喜 从青楼出来  
这些天 逃亡的官兵还透露出消息  
大唐玄宗正奔赴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闻着麻婆豆腐的香味来到成都  
在这个国家中心城市 最幸福城市  
文化名城 蜀中江南 大熊猫老家  
我没有急着去徒步山水 欣赏人文古迹  
倒是蓉城美女 美食 美景 美景  
已经让我清口水翻涌 双眼迷茫  
怎么也挪不开 脚步